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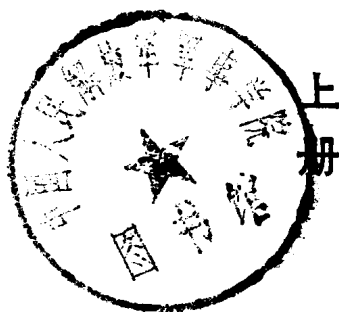
唐五代韻書集存

上冊

周祖谟编

唐五代韻書集存

中华书局影印



周祖谟编

唐五代韻書集存

中华书局影印



下册

616.22/210
12

唐五代韵书集存

(全 二 册)

周祖谟 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67¹/₄ 印张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统一书号: 10018·461 定价: 53.40 元

序

唐本韻書自宋代以後流傳日少，偶有傳本，輾轉於收藏家之手，也只作為古代的書畫來珍賞，對書的內容並不重視。自二十世紀初，唐本韻書迭有發現。除蔣斧本唐韻和故宮博物院所有的兩種刊謬補缺切韻以外，其他都出於甘肅敦煌莫高窟和新疆吐魯番地帶。出於敦煌的，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之間都被外國侵略者所劫掠。英人斯坦因劫去的藏於倫敦博物院圖書館，法人伯希和劫去的藏於巴黎國家圖書館。出於新疆吐魯番的，在一九〇二年間為德人列考克所得，藏於柏林普魯士學士院。這些出自敦煌和吐魯番的古韻書，少者存幾行，多者有幾卷，現在所能見到的存於國外者總計有二十七種不同的寫本和刻本。

這些寫本和刻本流入外人之手以後，深開固局，幾十年間，不曾整理。原物皺摺的既不能裝潢展平，零散殘破的也不能安排整治。有的隨便粘貼，任其雜亂；有的前後倒置，上下不接。同是一種書，或分裂為兩段、三段；有的不是一種書，而又粘接在一起。甚至於把一葉粘附在另一葉的背後，用紙糊起，不能展開來看。因著滅裂，出人意表。足見他們對此完全無能為力。其中還有些寫本斯坦因與伯希和各掠奪其一部分，而分散在倫敦和巴黎兩處。例如王國維曾經抄印的切韻第一種存上聲海韻至銑韻，原物在倫敦（斯坦因編號二六八三），但很少有人知道還有上聲感韻、養韻、三韻字一段在巴黎（伯希和編號為四九一七）。又例如伯希和編號三六九三、三六九四以及三六九六的一部分與斯坦因編號六一七六同是一書，本來是相連接的，而被割裂為二，

東西異處，難為延津之合。總之，這些寫本和刻本韻書為外人所攫奪、所損壞，要希望他們去加以整理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有責任把這些分散在各處的韻書，不論多少，都編印在一起，分別異同，輯章源流，使這些沈霾千載的古籍能成為人人可以取用的資料。

在這一方面，我國的學者曾經費過很多的精力，做了不少辛勤的工作。在一九二一年，王國維首先把倫敦所藏的三種切韻殘卷根據照片抄錄印行。一九二五年，劉復又把從巴黎抄回的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和兩種切韻的序文刻入敦煌掇瑣。後來，在一九三六年，北京大學又出版了十韻彙編，把當時所能見到的幾種唐五代韻書都編輯在內。一九五五年，姜亮夫先生又把自己以前在國外彙錄的一些韻書集為一編，名為瀛涯敦煌韻輯，對原本的行款、紙葉的大小和內容都有細緻的介紹，同時也做了很多研究工作。至於單篇論著，數量也很多。正見我國的學者對敦煌所出的古籍一直是關心的，並且盡可能彙錄刊布，以便學者研究探討。這也正是我國人民一向珍視自己的歷史文物的表現。可是由於原物遠在國外，受着種種限制，不能把所有的韻書都能彙錄出來，所以還有一些重要的寫本在以上各書裏都沒有能收錄。就是在已有的華印本和刻本中，文字和行次也都不免有脫誤，不見原物，就不能校正。所幸北京圖書館經過多年的努力，大部分的材料都有了照片。王重民先生在這方面曾經盡了很大的力量。解放以後，中國科學院又獲得斯坦因所劫去的全部敦煌古籍的顯微膠片。這樣，我們就完全有可能把國內外所存的唐五代韻書都盡量利用照片影印出來，供人研究。

韻書是按照字音分類編排的一種字典。這些唐五代的韻書對我們研究古代漢語的用處很多。它不僅是我們研究六朝以迄隋唐古音的重要憑藉，而且也是研究文字、詞

業以及詞義的重要資料。因為從隋代陸法言編定切韻以後，到唐代，就切韻進一步利正字體和增字加訓的書很多，這些書中在字形方面記載了很多異體字和簡體字，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不少文字在表音、表義和書寫方面發展的情況和規律。另外，在這些書當中雖然以字為單位，但是一個字所代表的是一個單音詞還是一個複音詞的一個詞素，一般從訓解中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所以，一部韻書既是字典，也是詞典，可以做為我們研究唐以前詞彙的材料。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韻書在書面語詞彙之外還記載了很多當時的口語詞彙，這對研究近代語的參考價值更大。在韻書中，字的訓解總的發展趨勢是由簡單而趨於繁富，除採自訓詁書以外，還往往增添一些當時通行的新的意義。由此來看，要研究訓詁和詞義的發展，韻書也是相當重要的材料。總起來說，韻書的用處有考詞、定字、辨音、明義四個方面。如果僅僅認為唐本韻書對研究漢語的中古音有用，那還是不够全面的。我們應當善於從中發現對我們實際有用的東西，不能只看到一方面，而忽略其餘。

現在所編錄的韻書包括唐五代的寫本和刻本，一共有三十種。其中沒有著者姓名的居多，有些連書名也沒有，現在只能根據書的體例、性質和內容來編列。凡體例、性質、內容相近的則歸為一類。這樣大體可以分為七類：

①陸法言切韻的傳寫本。這一類寫本收字少，沒有增加字，通常應用的字大都沒有訓解。全書分為一百九十三韻。韻紐第一字下先出訓解，後出反切和又音，再記一紐的字數。如果沒有訓解，則只有反切和字數。與以下幾類韻書相比較，時代較早，應是陸法言書的傳寫本。

②箋注本切韻。這一類書以陸法言書為底本，分韻和體例與陸書相同，只是字

數略有增加，而且在原注之外往往附有案語。其中案語，或解釋字體，或補充訓釋，一律以說文為準。新增的字也大抵出自說文。這一類都屬於長孫訥言箋注本。

(3) 增訓加字本切韻。這一類書重點在於增訓或增字。韻次和紐次還是陸法言書的面目，而反切用字或小有不同。其中有的則是在一紐第一字下先出反切，後出字數，訓解則列在最後，在體例方面與陸書不同。但作者都無可考。

(4) 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王仁昫書根據陸法言書重修，刊正謬誤，增字加訓，分為一百九十五韻，比陸書增多兩韻。全書字數大有增加，每字下都有訓解，而且詳載異體。每韻一紐第一字下一律先列反切，後列訓解和又音以及或體，最後記出一紐的字數，與以上三類體例不一樣。

(5) 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這是根據長孫訥言箋注本切韻和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等書編錄的一類韻書，分韻為一百九十五韻，但韻目的名稱和次第大有變革，在字的歸韻方面也與王韻有不同，所以做為另外一類。

(6) 唐韻寫本。這一類都是屬於孫愐書的一系。孫愐唐韻分為一百九十五韻（詳後考釋），在陸韻之外，又增加數千字，而特別詳於訓釋，引書繁富是其特點。現存的蔣斧本唐韻，去聲有五十九韻，入聲有三十四韻，分韻又有增加。但每紐第一字下先出訓解，後出反切和又音，最後記出一紐的字數，仍與陸韻體例相同。遇有增加字，則加字數目與原來字數合計，然後再注明其中有哪幾個字是新加的，體例比較謹嚴。

(7) 五代本韻書。這一類是在刊謬補缺切韻和唐韻之後分韻最多、收字最廣的切韻。不僅真、準、寒、桓、歌、戈三類四聲開合有分，而且仙韻的合口也分立為宣韻。在反切用字方面與王韻、唐韻也很有不同。有的韻書又把仙韻入聲歸韻的合口分立為雪韻。

有的韻書從齊韻內又分出抄韻。這些都與以上各類韻書不同。

以上七類韻書當中，除陸法言書以外，著作年代比較清楚的是長孫訥言箋注本切韻、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和孫愐唐韻，其他雖然沒有年代可考，但是根據書的內容與這三部書相比較，也可以大體上區分出一個先後類別來。這樣，既可以從中看出唐代韻書發展的情況，同時也可以瞭解宋修廣韻與唐五代韻書的關繫。現存的這些韻書可以說都是切韻一系的韻書，如唐人所作韻英韻詮一類的書並沒有發現。儘管有些殘本沒有書名，但不妨根據內容擬名為切韻。

現在能夠見到的這些韻書，凡是有照片的都用照片影印。有的原本污黯，攝製不夠清楚，則另附摹本或摹刻本，以便參閱。在這些寫本中都不免有錯字，要全部校訂是不容易的，現在只取其中行數少的稍作比勘，寫成校記，其他不能細校，讀者當善於辨析，不可為寫本所誤。書中所收每種韻書，都略為考釋，說明原書的體製、內容及其特點，並與有關的韻書相比較，指出異同，闡明彼此之間的關繫，以便讀者參照比證，做進一步的探討。

本書除匯集這些唐五代寫本和刻本韻書之外，還收錄兩部分資料。一部分是敦煌所出與音韻有關的一些書籍的寫本，包括字母等韻與依韻摘抄的一些材料。另一部分是唐代郭知玄、韓知十、蔣飭、薛峒、裴務齊、麻果、武玄之、祝尚丘、孫愐、孫德弘、演、釋某、沙門清澈等諸家韻書的佚文。這些佚文對我們瞭解唐代韻書的發展和字的音讀訓解都有一定的用處。

另外，最後附有兩個表。一個是切韻系韻書反切沿革異同略表，一個是唐韻前韻書收字和紐數多少比較簡表。這兩個表對瞭解唐代切韻系韻書的發展情況是有幫助的。

這部書的編寫始於一九四五年，隨手摹錄，並舉其要點，辨章源流，著成考釋三十餘篇。爾後隨着新材料的發現和認識的改變，又陸續有所更訂和補充。不過擱置多年，未加整理，期待有更多的材料，加以增補。但是，二十餘年之間，竟無所獲。因不辭譴陋，即以此問世，使千餘年前先民精力之所寄，得以彰顯，不致廢墜無聞。因書分上下兩編，上編包括總述、唐五代韻書三十種，又韻字摘抄和有關字母及等韻的寫本九種，下編包括考釋、輯佚和附表。書中考釋部分未必完全允當，尚希讀者指正。全書在編寫和印刷過程中，曾得到北京圖書館、中華書局的同志熱情襄助。所用的照片一換再換，又都是趙誠同志想盡辦法，竭力求其美備才得以付印的。謹在此統致謝意！

周祖謨序於北京大學 一九七八年元月

目錄

上 冊
上 編 唐五代各類韻書

總 述

第一類

陸法言切韻傳寫本

1.1 (1) 切韻殘葉一 (伯三七九八) ····· 三六

1.2 (2) 切韻殘葉二 (伯三六九五、三六九六) ····· 四〇

1.3 (3) 切韻殘葉三 (斯六一八七) ····· 六三

1.4 (4) 切韻殘葉四 (斯二六八三、伯四九一七) ····· 六四

1.5 (5) 切韻斷片一 (見西域考古圖譜) ····· 七〇

1.6 (6) 切韻斷片二 (列THB) ····· 七一

第二類

箋注本切韻

七三

2.1 (7) 箋注本切韻一 (斯二〇七一) 七四

2.2 (8) 箋注本切韻二 (斯二〇五五) 一四九

2.3 (9) 箋注本切韻三 (伯三六九三、三六九四、三六九六、斯六一七六) 一六八

第三類 增訓加字本切韻 二二七

3.1 (10) 增訓本切韻殘葉一 (斯五九八〇) 二二八

3.2 (11) 增訓本切韻殘葉二 (伯三七九九) 二二〇

3.3 (12) 增字本切韻殘卷 (伯二〇一七) 二二五

3.4 (13) 增字本切韻殘葉一 (斯六〇一三) 二三〇

3.5 (14) 增字本切韻殘葉二 (斯六〇一二) 二三一

3.6 (15) 增字本切韻殘葉三 (伯四七四六) 二三二

3.7 (16) 增訓本切韻斷片 (斯六一五六) 二三五

3.8 (17) 增字本切韻斷片 (列T₁₂K75, T₁₂70+71) 二三六

第四類 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 二四一

4.1 (18)	刊謬補缺切韻序文 (伯二二九)	二四二
4.2 (19)	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一 (伯二〇二)	二四六
4.3 (20)	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二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四三四
第五類 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		
5.1 (21)	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 (北京故宮博物院舊藏)	五三四

總 述

韻書是按照字音分韻編排文字的一種書。遠自魏晉時期應用反切注音的方法盛行以後，就開始有了粗疏的按音分字的韻書。後來為經籍作音的書不斷增多，學者在通習書音反切的過程中提高了辨音的能力，而且逐步有了系統的音韻知識，韻書纔有了新的發展。在南北朝時期，分別紐韻、區分四聲的韻書相繼產生。如梁夏侯該、北齊陽休之、李鑒以及杜臺卿等各有述作，而審音分韻，互有異同。到隋代統一南北以後，臨漳（即鄴城）陸法言根據顏之推、蕭該、魏彥淵、薛道衡等人的討論，參酌南北韻書，編定為《切韻》五卷（公元六〇一），着重保持了當時傳統書音的音位系統，並參校河北與江東語音，辨析分合，而不以一地方音為準，以利於南北人應用。雖然自成一家言，而實際上是為了適應當時政治統一形勢的需要而作的（詳見拙著問學集中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

到了唐代，文人用力於詩賦，離不開韻書，於是《切韻》大行於世。可《陸法言書》重在分辨聲韻，所收文字和義訓並不詳備，因此在唐代又有不少種增修的韻書。這些韻書大抵因承陸法言《切韻》，而又有所增益和變革。增益包括增字，增注，還有增加又音和異體字。變革包括改變體例韻次，改換反切用字和分韻加細。陸書分為一百九十三韻，常用的字大都沒有訓解，一韻之內，每紐第一字下先記反切和又音，次記一紐的字數，如果本字有訓解，則先列訓解後列反切。字有異體，則注云「古作某」、「或作某」。唐人所修的韻書，見於記載的有二十餘家。現在傳流下來的寫本或刻本，保存比較多的主要是長孫訥言的《箋注》、王仁昫的《刊謬補缺切韻》和孫愐《唐韻》一類的書。這三

種書的類例各不相同。

長孫書作於高宗儀鳳二年（公元六七七），重點在於以說文訂補切韻，體製因承法言之舊，而字數略有增加，所增的文字大體都出自說文。原書的文字形體和義訓與說文不相合的，多據說文增加案語，箋記於原注之末。一組的字數如有增加，則記載字數時注明幾加幾。

王仁昫書作於中宗神龍二年（公元七〇六）（拙作王仁昫切韻著作年代釋疑已有考證），全書分為一百九十五韻，韻次同於法言書，但增多了與平聲「嚴」韻相承的上去兩韻，反切大都依據陸書，而重點在於增字加訓。原書沒有訓解的，一律補加訓解；原書沒有收錄的字，都用朱書補綴於每組之末。每組第一字下不先出訓解，而先出反切，次出訓解。最後注一組收字的總數，但不再注明「幾加幾」。至於異體或又音，一般都列在訓解之後。王韻在小韻第一字下先出反切，那麼按音檢字，就更為便利。

孫愐唐韻作於唐開元二十年（公元七三二）之後。據清人卞永譽式古堂書畫索考所記明項元汴所藏憲宗元和九年（公元八一四）的唐韻寫本，分類總數與王仁昫書相同，所收文字為一萬五千字，最大的特點乃是增加訓釋。可是蔣斧印的唐韻則又是在孫愐以後的一種唐韻，分韻已經進一步增多。「真」、「寒」、「歌」平上去各分為兩韻，入聲「質」、「末」也各分為二。全書總有二百〇四韻。其注文之繁密，亦前所未有，這與項本孫愐唐韻序中所說注釋的情況是相合的。書中每組第一字下先出訓解，後出反切和又音，最後記出一組字數，與陸書、長孫書相同。（惟入聲「乏」韻先出反切，後出訓解，與王韻相同。）遇字有增加，則一律注明「幾加幾」。惟前一

數字指一組總數，後一數字指總數內所增的字數，體例與長孫箋注一類的書所說的「幾加幾」內容不同。更值得注意的是書中的反切用字改變極多，已非陸法言之舊，這是很大的變易。其後，韻書又有了新的發展。不僅收字加多，注釋加詳，而且分韻也增多，其中有多到二百一十一韻的。以平聲為例，除「真」「諄」「寒」「桓」「歌」「戈」分立以外，又從「仙」韻分出合口字，稱為「宣」韻，有的又從「齊」韻中分出「移」「鵠」二字為「移」韻，審音分韻更加精細。有的韻書一韻的紐次還改為按聲母的五音類屬來排列，秩然有序，這又是一種創新的體製了。

以上所說這些書同是以陸法言切韻為基礎而發展出來的，音系的大類並沒有很大的改變；但從書的體製上來說，唐韻以後的韻書和唐韻以前的韻書很有不同。可以說：分韻加多和注釋增繁是這一系韻書發展的一個總的趨勢。分韻加多，主要是把切韻中一些開合口字都比較多的韻分為兩韻，以便於尋檢。注釋增繁，不僅是增加義訓，而且增加了不少解釋名物和姓氏的材料。這樣，韻書就兼有多方面的用處，更符合社會的需要。所以到五代刻板盛行以後所刻的韻書都是這一類的。

現在所集的唐五代本韻書種類比較多，其中有些零篇斷簡連書名和作者都無可考。不過，根據上面所說的幾種韻書的體例、性質和內容來互相比證，也可以尋繹出這些韻書的類別和各類書彼此之間的關係。現在本書所分的七類（見序）只是一個粗疏的類別，是根據韻目、韻次、收字、反切和注文等幾方面來分辨異同而加以排比的。每一種書所安排的地位都是經過與其他寫本反復比較而確定的。凡性質和特點相近的就歸為一類。一類之內，有的是同一種書的不同寫本，有的只是性質相近的幾種不同的書，其中又以體製和內容相似與否比次先後。類與類前後的安排，主要是從韻書發展的趨